

集 拉 左

— I —

運 家 的 族 家 貢 盧

冊 上

譯 稷 如 林

輯編會員委版出化文法中
行發館書印務商

左拉集 I 盧貢家族的家運 上冊

376.572
4005.8/1:2林如稷譯

105-1

集 拉 左

— 1 —

傳家爾加馬·貢盧

史會社及史然自之族家個一代時政帝二第

運家的族家貢盧

冊 上

譯 稷 如 林

輯編會員委版出化文法中
行發館書印務商

目次

譯者序言	一
左拉略傳	九
盧貢家族的家運（附盧貢·馬加爾家族世系分枝圖表）	
原序	九九
第一章	一〇三
第二章	一四九
第三章	一九九
第四章	二六三
第五章	三三九
第六章	四三五
第七章	五五七

附錄

一	「盧貢·馬加爾家傳」之孕育概觀.....	五九五
	「盧貢·馬加爾家傳」之孕育概觀——盧貢·馬加爾家族世系分枝圖表——關於著作一般進展的札記（左拉手記）——關於著作性質的概要札記（左拉手記）——「我與巴爾札克之間的差異」（左拉手記）——給出版家拉可阿的第一次計畫書（左拉原稿）	
二	「盧貢家族的家運」.....	六二三
	著作的產生及歷史	
三	「盧貢家族的家運」與批評界.....	六三一
	「盧貢家族的家運」的廣告（左拉原稿）——報紙評論二則——佛羅貝爾致愛米爾·左拉的信——德義菲·戈結與愛米爾·左拉——若理·加爾·雨司曼的意見	
四	盧貢·馬加爾家族的世系分枝圖表譯文（附略圖）.....	六四三

譯
者
序
言

原书空白页

譯者序言

愛米爾·左拉的著作，是應該有系統的整個介紹的，然而因為種種實際的問題，現在採取的還只是選譯的辦法。在左拉一生六十餘卷作品裏面，除去前期不大成熟的幾部短篇和長篇小說，以及戲劇，批評，書信，與藝術和時事問題的雜文而外，當然最重要的便是二十卷的盧貢·馬加爾家傳，三大名城及四福音書。（四福音書末一卷並未完成，而作家便意外的死去了。）盧貢·馬加爾家傳是左拉從一八六八年就開始寫起，一直到一八九三年纔告完結，總共費去他二十五年的精力，是在世界文壇上早有定評的一部偉大而且最能代表這位自然主義大師藝術的傑作。所以現在選譯的範圍也就限制在這二十卷上面。好在這一部卷帙浩大的巨作，雖然各卷之間彼此有一定的連帶關係，——左拉是用家族遺傳的線索把全書貫串着的，——但每卷卻也可以各自獨立，各有首尾，各成一部完整的著作。關於這一點，左拉在他給出版家拉可阿的計畫書上，有過詳細的說明。

盧貢·馬加爾家傳的總題名是：『第二帝政時代一個家族之自然史及社會史。』左拉是以盧貢·馬加爾家族的發展，寫出法國第二帝政時代的各種社會生活。一方面是關於一個家族的生理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是關於近代社會多種問題的研究。全書的二十卷是：

- (一) 盧貢家族的家運 (一八七一年) (*La Fortune des Rougon*)
- (二) 貪慾的角逐 (一八七一年) (*La Curée*)
- (三) 巴黎之腹 (一八七三年) (*Le ventre de Paris*)
- (四) 撲拉桑的征服 (一八七四年) (*La Conquête de Plassans*)
- (五) 莫瑞教士的過失 (一八七五年) (*La Faute de l'abbé Mouret*)
- (六) 雨瑟·盧貢大人 (一八七六年) (*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 (七) 酒店 (一八七七年) (*L'Assommoir*)
- (八) 愛之一葉 (一八七八年) (*Une Page d'Amour*)
- (九) 娜娜 (一八八零年) (*Nana*)
- (十) 家常瑣事 (一八八二年) (*Pot-Bouille*)
- (十一) 女福商店 (一八八三年) (*Au Bonheur des Dames*)

- (十二) 生之歡樂 (一八八四年) (*La Joie de Vivre*)
(十三) 萌芽 (一八八五年) (*Germinal*)
(十四) 作品 (一八八六年) (*L'Œuvre*)
(十五) 土地 (一八八七年) (*La Terre*)
(十六) 夢 (一八八八年) (*Le Rêve*)
(十七) 人類的獸性 (一八九零年) (*La Bête humaine*)
(十八) 金錢 (一八九一年) (*L'Argent*)
(十九) 潰敗 (一八九二年) (*La Débâcle*)
(二十) 巴士加醫師 (一八九三年) (*Le Docteur Pascal*)

至於現在所擬選譯的不過：(一) 盧貢家族的家運；(二) 萌芽；(三) 土地；(四) 金錢；(五) 潰敗；(六) 酒店；(七) 愛之一葉；(八) 娜娜；(九) 家常瑣事等九卷罷了。就是這九卷，據過去一年多的經驗，即無人事的變化，恐怕真能完全如所期的譯完，也非十年左右不可的。這當然，對於能以二十五年的歲月去寫一部盧貢·馬加爾家傳的左拉及產生他的國度，我們不能不感到慚愧。

左拉著作的法文原本，通常用的是「法斯格爾書局」出版的本子，（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 Eugène Fasquelle, Editeur）不過這個版本是常有錯字的。在初譯時雖然根據的是這個本子，後來卻改用在一九二七年由莫里斯·來·卜龍所編的「左拉全集」本了。這種「全集」本係巴黎「佛郎索阿·白魯爾德印書局」（Typographie François Bernouard）出版，在每本著作後面都有來·卜龍的附註，考證，並且收集了許多有關係的材料。

關於左拉的生活，爲方便起見，暫時譯了一篇左拉女兒作的略傳。這對於左拉著作方面的評論雖然不多，但是關於他的生活方面卻歷歷如在目前，即使敘述還不算十分詳盡，已經很是親切而且動人。

不過，爲甚麼第一本選譯這並非特別有名的盧貢家族的家運呢？這有幾層理由的。左拉在原序上已經說過，這一卷是他的全書的「起源」——那一個複雜家族的「起源」——先譯出這一卷來，讀者不但可以得到這二十卷大作的輪廓，也足以明瞭這個盧貢·馬加爾家族的來龍去脈。並且，誰都知道左拉的藝術特色在他所主倡的「自然主義」及「實驗小說」。這本盧貢·家族的家運雖然文字還嫌晦澀一點（不過極講究文章的佛羅貝爾卻異常稱讚這是一本有力之作）但牠卻要算是實現左拉文藝理論很具體的一本，——尤其是在解釋他的所謂「遺傳公律」方面。實在說，這一卷非但故事本身動人，而

且又極完整，可以獨立；在結構技巧上面更是謹嚴不苟。至於書中所描寫的許多情節，未嘗不可以移過來作我們現在社會的寫照。此外，最可注意和最要緊的是左拉這一卷的開始寫作是在一八六八年，離「第二帝政」的傾覆還有兩年。這位自然主義大師卻在拿破崙三世失位以前二年便著作這樣一部攻擊「帝政」的小說，——並且是指名的露骨攻擊，——又還在普法戰爭之先就在世紀報上開始發表，這正是後來掀動「德來非事件」風暴的左拉的一種特有的大無畏態度，當得起作家這個名字的文人應有的態度。左拉在以後爲這本著作擬的廣告上面曾經說他的盧貢·馬加爾家傳是一個勇敢的企圖。這部二十卷的連續巨作，不僅在文藝上是一部可與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比肩的勇敢企圖的作品，即在社會思想方面，也稱得起一個勇敢的企圖的。

至於那幅「盧貢·馬加爾家族的世系分枝圖表」，在通常的「法斯格爾書局本」是印在全書最末一卷巴士加醫師的卷首的，（在愛之一葉上也曾有過「圖表」的未定稿，）但在「佛郎索阿·白魯爾德印書局」的左拉全集，卻由來·卜龍移在盧貢家族的家運的卷首。這很有道理；不過因爲印刷及譯文的關係，只好將原圖影印在譯本卷首，而圖表的譯文，卻採用了英國巴德孫在編左拉字典（A Zola Dictionary, by J. G. Patterson）時所用的辦法，另附略圖單獨譯出印在卷末了。

左拉的文字，有些地方是很難譯的，雖然費了一點心力，也常同友人商酌，不過恐怕不妥或錯誤之處，仍是難免。於希望高明的指教之餘，同時在這裏向幫助過的友人深致謝意。

林如稷 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北平。

愛米爾·左拉傳

原书空白页

愛米爾·左拉傳

這一篇短短的左拉傳，是左拉的女兒德妮絲·萊·布龍·左拉（Denise le Blond-Zola）在一九二七年因為要印行左拉全集的精校本時所作。——全集精校本的出版處為巴黎佛郎索阿·白魯阿爾德排印局（Typographie François Bernouard, 73 Rue des Saint-Pères, Paris）這篇序就印在全集的卷首。——她在一九三〇年還另外為她父親作了一部更詳細的傳（Emile Zola raconté par sa fille）是單獨出版的。當然這後一部以及還有其他的人所作的幾本傳記，對於我們研究這位自然主義的大師的一生比較得用，不過因為篇幅和體裁的關係，在這裏只好先將略傳譯出了。——譯者。

左拉略傳

愛米爾·左拉（Emile Zola）雖是降生在巴黎，——在一條離菜市不遠人煙稠密的窄小街道之上，——然而他卻是在模若昂斯省的愛克斯城（Aix-en-Provence）度過他的童年。在這南方小城市中發展了他對於自然和詩歌的愛好。被家庭用完全自由放任的方式養育，他在愛克斯受了多種友誼的

影響，而這種友誼的影響終於把他引上文藝的道路。

愛米爾·左拉的父母，不但他們各人出身的社會地位極不相同，就是種族也是各異的。他的父親佛朗索阿·左拉 (François Zola) 是舊威尼斯共和國 (La Vénétie) 屬地達爾馬西 (Dalmatie) 地方一個父子世襲軍職的舊家後裔。他的曾祖父昂多萬·左拉 (Antoine Zola) 在一七七一年曾任方第軍團的上尉 (capitaine des Fanti)。稍晚一點，他的祖父查理·左拉 (Charles Zola) 起初是駐在地中海東岸工兵團的中尉，以後又升任工兵隊長。就是佛朗索阿·左拉本人，在一八一三年也曾任兩瑟親王軍團 (Corps du prince Eugène) 服過務的。他只是在拿破崙一世傾覆以後纔變成一位工程師。因為威尼斯共和國被奧地利帝國 (Autriche) 統制了，所以佛朗索阿·左拉便辭去了軍職。

佛朗索阿·左拉於一七九五年八月八日生在威尼斯城，他的母親妮古麗塔·彭第阿莉 (Nicolaetta Bondioli) 是一位郭爾福島 (Corfou) 的希臘女子。在他發表了一本水準測量論的著作之後，他被意大利巴都城研究院 (Académie de Padoue) 聘為研究員，同是這一本著作還使他得到荷蘭國王的獎章。

要是我們研究這位遠離祖國飄流在歐洲大陸之上的威尼斯人的一生，我們定會發生他是一位懷有出奇抱負和偉大思想的非凡人物的印象。當他從奧地利皇帝那裏得到修築歐洲大陸第一條鐵道的

特許狀的時候，——從南滋 (Linz) 到格芒登 (Gmunden) 的鐵道，——那時他纔只有二十六歲。

後來，就在大作家爲『德來非事件』(l'affaire Dreyfus) 掀起滿天風雲的時候，『新自由新聞』(Nouvelle Presse Libre) 曾經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七日發表了一篇題名叫『左拉之父在奧國』的文章，這是對於用可鄙的造謠去傷害佛朗索阿·左拉的遺譽的回答。那裏面的問題是一封從奧國沙日堡 (Salzbourg) 發來的信和一幅石印的佛朗索阿·左拉的畫像，這兩件東西都是由沙日堡站長兼視查員讓·白郭爾 (Jean Bergauer) 寄來的，他並且請求別人把那幅畫像交給愛米爾·左拉。白郭爾先生的父親曾經同工程師很相熟，在修築從南滋到格芒登的鐵道那個時期，——即是一八二四年的時候，——他同他是極有交情的。

在一八三〇年九月四日，佛朗索阿·左拉把他的南滋火車公司經理的特許權賣掉。他須得離開奧國，到荷蘭和英國去過活了一陣。稍後一點，我們發現他在法國殖民地阿熱里 (Algérie) 的客籍軍團裏面充當軍官。然而，因爲同一位名叫費歇 (Fischer) 的退職下級軍官的妻子的一場往還強迫他不得不請求解職。這個女人和她的丈夫共同竊取了屬於軍團服裝部的一筆款子，這服裝部的會計是由佛朗索阿·左拉負責的。他們夫婦兩個在偷竊之後決定要搭船逃回法國，丟下青年軍官爲這場盜案和費歇太太的背棄去獨自失望悲痛。他起初想要自殺或者跳海。幸得就在這個時候，別人把兩個逃犯逮捕着了；於